

艳华大姐对我说:我从小就学戏了,没什么文化。你问我的事儿我想哪儿说哪儿,但是可能乱七八糟的说不清楚啊。

艳华大姐姓牛,全名叫牛艳华。她也喊我妈妈为“妈妈”。我问她什么时

艳华大姐

吴霜

候对我妈妈这样叫的,她一时想不清楚了。于是我就跟她瞎聊,慢慢地大概也捋出个粗略线条来。

其实我对这个大姐的深刻印象是在1998年我妈妈去世那一个阶段。我妈妈新风霞是在1998年时随我爸爸去常州参加一个文化活动突发脑溢血去世的。因为事情发生得突然,当时我们三个兄妹是从几个不同地方被召回北京的,我那时从美国回国,大哥从法国赶回,二哥从香港赶回。全家都处在一个悲痛且混乱的情况之中,年逾八十的父亲身体也不那么好,我们要在保护他身心稳定的同时还要安排妈妈的后事。两个哥哥在这样的突发事件面前,也有点手足无措,我便拿出了个在美国读书多年独当一面的勇猛之气,处理起妈妈丧事的各种琐事。而这时,艳华大姐就站出来了。

那时候我对这位大姐并不熟悉。我出国多年,时不时回国探望父母,但是她的那种亲切态度使我对她毫无隔阂感。这位来自东北辽宁的高高大大肤色黝黑的大姐,喊我“小妹”,她操着清晰的东北口音,主动问我有什么需要她做的,我马上就觉得十分松弛,紧张感消失了一半。她不像其他妈妈的徒弟那样叫妈妈师傅,而是喊“老妈”。我虽心有疑惑,不知她和我老妈是个怎样的缘分,但那个时刻不容我多想,和这位大姐很和谐地合作起来。妈妈的徒弟众多且分散在全国各地,需要逐个通知大家。这个事

情我真的做不来,因为除了北京的以外,我不知道这些徒弟都在何方。这时艳华大姐拍胸脯:“这事我给你办!”

后来,在北京万佛华侨陵园我妈妈的墓碑上刻满了她的徒弟们的名字,大半都是艳华大姐通知到每个人的,她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。像妈妈这样的艺术家大家,无论生前身后任何事件都会产生社会影响,学生们分散在各地,他们的师傅离世,通知不到位或者遗漏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引起后果,不但会影响学生队伍的完整,还会让他们产生误会,认为自己没有被重视。当时艳华大姐坐在我面前,低着头使劲地想着,一会儿冒出一个名字,往往是我不知道的,那些学生的分布图一点一点明晰起来。艳华大姐大致有他们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方式,她把她们一个个地连接起来。这让我十分感激,对艳华大姐的好印象从那时打下了印记。

我妈妈曾经对我提起过这个大姐,她说有个在东北唱评戏的学生,并不适合唱她的“新派”,但是为人非常不错,自己挺喜欢她。拜不成师傅,就认个干闺女吧。直到妈妈去世了才得以认识了这位干姐姐。初见时,果然觉得她不适合唱“新派”。只见她相比妈妈其他徒弟,身材高大甚至有些粗壮,肤色偏黑,讲话声音十分响亮,确实不像是个舞台上的小旦,倒像个唱彩旦的“软妈”。后来艳华大姐跟我说,妈妈确实曾经想介绍她去拜赵雨蓉阿姨为师的,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没能实现。再加上后来她做起了生意,离舞台就远了。

近年来,各忙各的,鲜有来往。艳华大姐再出现的时候,她已经在泰国常住了,不久前她又联系我,说回国了,要来北京,想见一面。让我约妈妈的几个徒弟一起聚一下,让我找谷文月大姐、刘秀荣,还有高闯……都是妈妈成就斐然的徒弟们。费尽脑筋想了很多聚会的地方,开始联系定位,结果发现赶上十一假期,饭店几乎都早早订满,没有桌位了。我又绞尽脑汁联系可能的饭店,好不容易订下桌位,却

9月下旬的巴黎常常会有一阵突然而至的冷。这些天的最高气温在十二三度。

我穿着冬天的粗毛衣,缩着脖子在书房译书。朝北的房间,一过夏天就光线稀少。灰白阴霾里,沙发上蜷着个橘色毛团。大头把自己盘成个圆环状,在沙发上熟睡。

大头是我领养猫。一身赤橘色短毛,宽大的骨架,流畅清晰的肌肉线条。它健壮的体格比有些猫咪大了一倍,脖颈粗壮脑门硕大,一张嘴露出的尖牙让兽医们都不敢小觑。

“它本质和善,性格独立。但因为小时候的经历,它不喜欢被强迫做任何它不想做的事。不能强行抱它,它也不喜欢随便被摸。”领养救助中心的老太太在把大头交给我们的时候,强调着大头海盗一般的性格。

大头小的时候是有过主人的。在吵闹的大家庭里,小孩们把大头当玩具,拉尾巴拽耳朵。等它长到了六个月,主人家不愿意花钱给它做绝育手术,就把它赶了出去。六个月大的它,从城市的一头流浪到城市另一头的公园,在寒冷的十二月,被救助中心的老太太救回了家。老太太给它做了手术,打了疫苗,在它的猫咪“身份证”上写下,姓名:红头海盗。红头海盗是《丁丁历险记》里一个叫人闻风丧胆的人物。

老太太把大头交给我们的时候说,你们试试吧,觉得不合适,我随时把它接回去。

大头的性格同老太太描述的相差无几。它平和简单。初春房间里的阳光让它心情舒畅。夏天窗台上的鸟儿叫它兴奋不已。它从来不在家搞恶意破坏,打碎这个弄翻那个。

但是大头不喜欢与人进行肢体接触。我谨记老太太的话,从来不强迫它,一切的接触都在它的主动要求下进行。然而即使在它主动要求被抚摸的时候,常常是一分钟都不到,它突然猛扑上来用尖利的牙齿,对着我的手狠狠咬下去。有的时候是它绕着我的腿在玩耍,

又接到大姐的消息:她订不到从辽宁来北京的机票,机票全部售罄。饭约只好取消。

我发现,艳华大姐讲话不像以前那样利落干脆了,有些唠叨有些啰唆,曾经的县级评剧团的主演如今也已快近耄耋之年了吧?我问她:“大姐,你比谷文月大姐大还是小啊?”她回答,声音依然苗壮洪亮:“当然我大啊,我都八十三了!”

今年,做淀粉最累的“洗番薯浆水”这个步骤终于被机器取代了。机器的原理很简单,也就是在原来把番薯打成浆的基础上,增加了类似榨汁机出汁的功能。一大早,榨汁师傅已经开着他的机器到了家门口的楼下。停好之后,几只空的大桶排成排放一边,另一边各家

不完美的爱

梅思繁

瞬间游戏会变成攻击,爪子利牙一起插入我的大腿。

“因为它童年时的经历,它没有建立同人的信赖感。它也缺少正常的与人交流相处的方式和经验,不知道需要掌控力量,不知道游戏和攻击的区别……”兽医同我们解释。

我们和老太太约定的试养期,从十天变成一个月,一个月变成三个月。三个月以后,我们沮丧又迷茫地讨论着,到底要不要把它留下。

我想着大头常常独自站在椅子上,望着窗外公园的背影。

我跟先生说,算了,把它留下吧。给它一个屋檐,让它每天可以吃饱肚皮,有个属于自己的家。

三年的时间过去了,大头依然是个红头海盗。

可是它会在我的工作的时候,离开它习惯的角落,来到我的房间,蜷在沙发上睡觉。它会在先生晚上坐在沙发上看书的时候,把它的大脑门紧紧地贴着他的身体。它甚至有一次爬到我的膝盖上,趴在那里晒了一会儿太阳。

它仍然时时会控制不住自己,在接触中突然咬你一口,但它下口没有从前那么凶狠了。它好像在学习着,如何掌控它野性的力量,适应人间的往来。

我呢,在被它时不时地咬了一口时,会心怀怨恨和伤心,觉得自己养了个白眼狼。我哀叹,它永远都不会是我所期待的,躺在我的身边,与我互相取暖给予我无限温情的猫咪。

前几天,它又站在椅子上,静静地望着窗外的满园金黄。它起伏的背脊线条中透露出倔强,一身灿烂中又隐藏着孤独。这窗外也许让它想起了它的从前,那些造就了它今日性格的过往。

然后它回头望着我,绿眼睛里闪着温柔。

我突然明白,它的爱也许是斑斑驳驳充满笨拙的,也许是存有缺失不完美的。但是,那是它所能够给予我的所有与全部。



夏日集市 (纸本水粉) 邱剑

洗番薯做淀粉

柴惠琴

多,可以蒸多少板番薯粉丝。孵番薯、秧番薯、剪番薯、苗种番薯,挖了番薯,洗淀粉,新鲜淀粉先做一锅香喷喷的沃豆腐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,番薯的四季最符合这一句。

洗干净番薯也把水桶垒得高高的。我和妈妈和她的邻居们一边看着一边聊谁家的番薯

洗干净番薯也把水桶垒得高高的。我和妈妈和她的邻居们一边看着一边聊谁家的番薯

洗干净番薯也把水桶垒得高高的。我和妈妈和她的邻居们一边看着一边聊谁家的番薯

洗干净番薯也把水桶垒得高高的。我和妈妈和她的邻居们一边看着一边聊谁家的番薯

洗干净番薯也把水桶垒得高高的。我和妈妈和她的邻居们一边看着一边聊谁家的番薯

洗干净番薯也把水桶垒得高高的。我和妈妈和她的邻居们一边看着一边聊谁家的番薯

洗干净番薯也把水桶垒得高高的。我和妈妈和她的邻居们一边看着一边聊谁家的番薯

洗干净番薯也把水桶垒得高高的。我和妈妈和她的邻居们一边看着一边聊谁家的番薯

洗干净番薯也把水桶垒得高高的。我和妈妈和她的邻居们一边看着一边聊谁家的番薯

洗干净番薯也把水桶垒得高高的。我和妈妈和她的邻居们一边看着一边聊谁家的番薯

去粤菜馆吃饭,主食我通常都会点腊味煲仔饭,直到菜单上出现了鳝丝煲仔饭之后,我便犯难了。两道主食,都是香气十足的做派,饶是左右为难,只好这次点腊味煲仔饭,下次再点鳝丝煲仔饭。这道鳝丝煲仔饭,店家用的米都是一样的,相当于米饭的底子并没有区别,区别就在于鳝丝铺陈在米饭上之后,撒入了大量的香菜碎,且香菜梗要比香菜叶更多。如此一来,鳝丝的气味,起初确实被香菜的气味覆盖住了,但一经搅拌之后,鳝丝的油脂与高温的米饭充分糅杂,好似火箭发射,一路升腾的同时,又再次引爆了香菜的极致气味。两碗鳝丝煲仔饭下肚,口腔里尽是满足,最后再拿冰镇的杨枝甘露收尾,便是大满足。

然而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香菜的气味,我看顾客评论里,就有人批评这道鳝丝煲仔饭香菜加得太多了。这还是能接受香菜的顾客呢,碰上一丁点都不能碰香菜的顾客,那才是真正的“划清界限”。要不然,饭店服务员为什么总有那句“要加香菜吗”的固定问话呢?

其实在“是否接受香菜”这件事情上,我个人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。上大学之前,我是从来不碰香菜的,就是嫌弃那股怪味道。到北京上学,凡事都要入乡随俗。比如早饭点上一碗馄饨,碗里的馄饨几乎都是馄饨皮,这也就忍了,最不能忍的是,碗里竟搁了好多香菜。再比如,去饭店吃饭点了两个小凉菜,一个凉拌牛肉,一个凉拌豆腐丝,端上来之后,发现里面全是香菜,我主要的时间都用在拿筷子挑拣香菜上了。同去的同学,便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奇怪。

转机的出现,是在某一个周末的晚上,几个同学闲逛到王府井小吃一条街上。那已经是初冬的晚上了,谈不上天寒地冻,但有点冻手冻脚了,同学招呼我尝尝北京特色小吃卤煮。因为天黑,小吃街的灯光又一片昏黄,我也看不清所谓卤煮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只记得那一小碗卤煮分量并不大,拿一次性筷子夹着吃的时候,感觉是内脏,味道浓郁,但好像里面还有植物的香气弥漫。可能是天气寒冷的缘故,那一小碗卤煮吃完之后感觉身体暖和了不少,事后才意识到,刚才的植物香气是香菜无疑。

从那以后,我对香菜渐渐地也就没那么拒绝了。更何况,十个菜里六个菜有香菜,还有两个菜有花椒,防不胜防,也就只好学会和平相处了。大学四年读下来,从一开始的完全不能碰,到之后觉得有的菜必须加香菜才入味,也是很大的转变了。如今想来,香菜其实从来都没变过,变的是我自己的饮食口味。

香菜在北方还被叫作芫荽,在北京就有一道清真名菜,叫芫爆散丹。所谓散丹就是羊肚,但现在饭店里常用的是牛百叶,这道菜里用的芫荽,主要都是香菜梗,有点点脆劲。当我能够接受香菜之后,就去吃过这道芫爆散丹。吃下来,便觉得香菜梗炒这些内脏食材,真是太合适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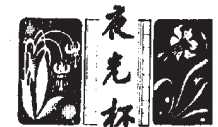
这之后,香菜梗炒牛肉丝、香菜梗炒肚片,都成了我的喜好。由此生发,九层塔炒牛肉我也觉得很好吃,再比如越南火车头河粉,也一定要放九层塔,那股植物香气与动物油脂的混合,确实有点上头。当然,也不是所有带有浓烈气味的植物叶子都能适应,比如吃烤肉,过去都是配生菜,现在高级点的饭店,会给顾客端上一盘紫苏叶。紫苏叶裹着烤肉塞进嘴巴,气味还是有些冲。后来我琢磨,主要还是因为紫苏叶长得有点像桑叶,而我小时候又养过蚕宝宝,容易引起联想才没有那么喜欢吧。

从香菜碎到香菜梗,再到鱼丸汤里整根的香菜,提香气是它最大的作用。但假如加过多的香菜,铺天盖地一般撒上一大把,那也真的没啥必要。还是要说到北京的卤煮,自从在王府井小吃街吃了那一小碗卤煮之后,我以为自己是能够吃卤煮的。后来工作之后,有一回去北京出差,外面下着雪,我在户外走了一段路,耳朵冻得生疼。此时,也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,脑海里闪出一个念想,想去吃碗卤煮熬粥。来到附近的一家老字号,要

到附近的一家老字号,要一碗卤煮火烧,多加了香菜。大概是白天的缘故,我看着碗里的食材,看着碗里的汤汁,浅尝几口,香菜的味道也变得怪怪的,最后剩了大半。说到底,没那么讨厌,但也没那么喜欢。

要说什么钟爱香菜梗炒牛肉丝、香菜梗炒肚片,大概还是因为牛肉丝和肚片,本身就是我喜欢的食材。说到底,用香菜梗炒之,和用酸菜、酸笋炒之,都是可以接受的一种组合。植物的脆劲和肉类的嚼劲,混杂在一起,气

香菜记
陈佳勇



父亲是1931年从南京逃到上海的难民,世居南京长江边的燕子矶。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,年仅8岁的父亲被迫只身随着逃难人群流落到上海,后被一家慈善机构收留。1937年,淞沪会战后,难民被转移到浦东乡下,他成为周姓人家的养子,不久被送到市区学裁缝。1945年,父亲与浦东本地穷苦的郁家长女成家。婚后,母亲生了三男三女,我是老大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进了南京西路上的第一家服装店,母亲在毛纺厂当工人。难童出身的父亲,十分热爱新社会,他爱店如家。不久后,父亲来到上海第五服装厂工作,他一心扑在工作上,在技术革新方面做出了成绩,两度被评为“上海市先进工作者”。我在人民公园靠南京路的宣传窗里看到过关

于他的先进事迹的介绍。

当时出口服装中“海货绒大衣”占比很大,以往从生产厂家运到服装厂,海货绒都是缩头缩脑的。为了让每张海货绒的长毛都挺括起来,工人想了不少办法,但效果不好。父亲自小学裁缝,技术不错,加上没日没夜地投入,发明了蒸汽仓,让海货绒在仓内接受蒸汽加热,同时用三把毛刷子来回不断刷,等海货绒出仓时,每根毛都立得笔直,成了“括挺长毛绒”,厂里人都称赞父亲“太厉害了”。当时,服装厂裁剪的效率也很低,一般只能裁剪三五层布,父亲的第二项革新就是研发电动剪刀。研发

成功后,圆形的和长方形的两种刀片,能快速上下切,同时能切开十几层布,大大提高了效率。此后,父亲又带领大家成功研制出机器锁扣眼、钉扣子、上衣领、上袖筒等技术,这些技术在后来都普及了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这些技术都是领跑国内服装行业的。

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,在家的时间不多,但他十分疼爱孩子。我的大妹出嫁时,他把当劳模在西湖疗养时得到的礼物给了她。这是一条七彩围巾和一把绢绣团扇,围巾一圈一个颜色,十分漂亮。阳伞漂亮且奇特,打开伞面是绢绣画,收拢后又成了一个毛竹

我的父亲和新中国

郁龙余

筒,浑然天成,美不胜收。父亲深爱自己的国家,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党爱国。他几次带我们到“四行仓库”,向我们述“八百壮士”奋勇抗战的故事。

1965年,我考上北京大学,后又留校工作,与父亲的接触少了。但是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比以前更加懂得了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,以及为14年抗战胜利所付出的牺牲。我也比以前更加理解父亲一辈子扑在工作上的人生态度,他受到党的培养从难童成为共产党员,他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竭尽全力。

我深爱我的父亲。

十日谈

我和我的祖国

责编:沈琦华

天地敛藏之节,恰是修身养性之机,秋天临近,明起请看一组《秋日养生》,责编:吴南瑶。